

太原府志

冊三十二

太原府志卷五十六

藝文

五

諭

序

跋

文

銘

哀

詞

辨

贊

傳

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論

司馬光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一

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倦倦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亾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旣亾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亾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旣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凌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

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旣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

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旣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晉論

蘇轍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知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爲先穀而瑩將爲林父如瑩可謂知兵矣

狄仁傑論

蘇轍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

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亾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閒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亾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傑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

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國朝

狄仁傑舉子淪

陳廷敬

武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時比之祁奚失其指矣蓋與左師觸龍諫趙太后請長安君爲質事絕相類當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每從容進諫勸召還廬陵王他日武后語仁傑夢鸚鵡兩翼折仁傑對以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謂二子起二子則兩翼振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五

矣鸚鵡之翼釋以二子權也舉子之事亦權也而遂正告之矣故左師之憐舒祺仁傑之舉光嗣其迹雖殊所以感其心者則一也卒之長安君爲質於齊而趙國不被兵中宗復辟而唐社稷卒不變嘗觀李德裕忠諫論言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眉州司士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故知人臣進諫正告之不能得者有時乎用權然權者豈人臣之得已哉人主貴察其心而已矣

宋

思鳳亭序

文彥博

楊盈川所居廡舍好治亭榭其榜額皆制美名大爲遠近所笑夫考室命名者衆矣或卽其地號而著或因其實

而稱揭而書之斯用無愧苟異於是則徒豐其額美其名必爲有識者之撫掌天聖庚午歲九月七日彥博受命於榆次越明年春正月四日始到官邑之生齒受戶口冊籍者五萬二千戶僑居而未業者不少焉河東之邑斯最爲大噴言控訴庭無虛日敏政者蒞之猶憚弗及顧予菲劣豈敢逸豫蓋夙夜而奉公者迄三時矣未窺園圃歲聿云暮適西成告登而邑中之園亭得以觀覽縣令表位之南舊有小園頽廢已甚乃縈垣薙草惟塗墍茨無變本而增華但踵故而加飾亦旣成室必也命名可書者有三而思鳳是其一也詢於父老之口質以往圖之載皆曰苟浪嘗宰是邑治有善迹鳳集其境後人思之乃用名鄉今縣南有苟政鄉焉愚謂賢宰之迹未可遽泯因扁是亭曰思鳳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六

所謂卽地號而著因事實而稱者斯得之矣自時居是亭者誠能修苟公之政致祥禽之集則後之人思之亦如今之思荀公者矣詩曰苟令吟琴地吁嗟集鳳兮想同桑雉樓應並棘鸞棲承乏今無敢思賢古若稽我來求舊址卽署改新題不獨懷希驥聊將警割雞一闕循吏表芳躅愧攀躋明道二年五月四日

明

桂子園集序

李維楨

太原方伯龍池王先生者舉嘉靖庚戌進士於時同舉三百二十人而先生最少甫勝冠已知鄧州佐大名知蘇州爲吳四郡治兵使者叅知陝西觀察中州稍遷蜀方伯坐忤當路歸蓋年猶強仕也而先生爲大名蘇州時善歷下

李于鱗太倉王元美兩先生兩先生方少年以文章自命鮮所許可而獨推轂先生先生奏其詩若文兩先生讀之灑然色喜也然先生文章稱稍以政事掩而晚好談名理則歷下已謝人閒獨太倉在其推轂先生益甚而先生方與里中耆德爲洛下香山社無復宦情矣先生治園城中栽桂數株日婆娑觴咏其下四方韋布騷雅之士薦紳冠蓋能言者數過從先生遊所爲詩若文日益富而郎君商邱令哀之凡若干卷先生自名之曰桂子園集而楨先大夫故同先生舉稱年家子又與商邱共事茲土也則委之序夫楨惡能序先生集哉昔者太倉誦先生治吳之政矣其言曰外理而求事爲事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而求理則於事生厭薄而中竟累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

而事障而亦卒不得其妙先生虛心澄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後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迹爲道與道兩忘先生之所以爲政卽其所以爲是集者也意授於思言授於意言妙而自工意盡而遂止不雕刻以傷氣不敷衍以傷骨摭拾博而師匠高合而爲篇離而爲句摘而爲字莫不有法度至味存焉而先生則神與境會倏然來渾然就矣先生以文章爲政事以政事爲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造歛其華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其取重於兩先生也有以哉先生集成而大倉已修文地下世誰相知定斯文者楨重違商邱之指而序其大凡如此此非楨之言而太倉先生之言也

予高祖恭王幼好法書初之國時太祖高帝賜前代墨本甚多曾祖定王蒙高帝命中書舍人詹希原教字書故睿翰重於當代是以祖憲王暨父王俱嗜書學數世以來無問古今但字之佳者兼收並蓄所積益富子於視膳問安之暇亦畱心於古人筆墨間每令侍者取古今名人真蹟法帖張於左右終日睇視潛玩一旦恍然見其方圓法乎天地動靜類乎山川其轉摺回向則若日月周旋五緯出沒其恣張放肆則若龍跳虎躍鳳舞鸞飛或如端人正士劍珮森嚴朝於法宮或如仙人野客跨鶴引鹿游於山林共高致逸興淋漓渾灑於筆墨間恣變橫出千態萬狀不可形容使人終日相對殆忘寢食於是取魏晉以來諸家字帖凡心之所欲者或臨或摹自幼及今不下萬餘紙遂頗識古人用意處間有以古今法書奇帖來獻者或點畫之是否刻鏤之工拙亦頗能辨其真僞或得眞者不啻隨珠趙璧終日把玩不忍釋手遂成愛書之癖日積月累前後左右森然充牣於几案間者皆古今字書也性樂乎此他俱不能易自笑如蠹魚出入書中終老是鄉矣一日因與侍郎張公頤者御史翟公瑄論及淳化帖世不多見後雖演爲諸帖然多得彼失此如蒼頡字之祖也孔子聖人也而帖或不收或不取宋書以爲盡廢唐人法度然如蘇黃米蔡書入神品結體穩密有勁古豪逸之勢而不失範圍豈可少耶又不知漢魏楷法至唐復廢去彼取此是殆不然要之一代高人自有所見但取其字之工妙以見一代人物之用心自有所不必軒輊而爲去取也因取淳

化絳帖大觀太清樓寶晉諸帖并我朝以書著名者不下十數家暇日同叅政王進副使楊光溥僉事胡漢楊文卿擇共尤者命生員宋灝劉瑀摹勒上石釐爲十二卷其次第先後字之多寡與諸家不同者因所取擇耳每一紙出輒刻意校其一鈎一畫之似否雖昧於鑒賞不能盡如古人之用意然較之諸家亦頗精矣因命之曰寶賢堂集古法帖置之齋中以畱示我後人非敢傳於士林閒也嗚呼三才之奧五經之旨王化之端緒道統之源流俱賴文字而傳豐碑鉅碣照耀於山川高文大冊震駭人耳目俾千百世之下高人韻士撫摩愛玩之無已亦賴字書而顯則其所係不其重歟雖然前人以疲精神棄百事而學書者爲喪志孔子不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九

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予畱心於翰墨必勝於博奕使聖人生今之世亦將稱許之矣則亦何喪志之有因書梗概以序其所自云

送晉王相汪君序

蘇伯衡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維治道念夫爲國之藩屏在乎衆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爲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爲之保傅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垣樹府寺備儀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爲之師爲之傅爲之保而導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二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

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闔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個儻傑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奧學雄文宏才遠畧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鐘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由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爲子傅唐太宗謂李勣不遺於李密故託勣以孤幼帝者爲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畱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中臺也數犯天威陞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勣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勣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澗東平之賢使晉邸綽爲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序之於是乎述

送曾銑巡撫山西序

楊博

山西舊晉魏地太行環其左黃河滙其右稱雄鎮焉迤北雖隣邊境止在偏保河曲之間寧武雁門以有雲中外屏烽燧罕至太原之人竟有垂白未見兵戎者其他可知矣歲癸巳雲中逆卒構變以賄結敵敵始有輕我之心己亥八月遂入興嵐辛丑七月入交城壬寅六月入澤潞入靈

石戎馬之跡幾於踐太行薄中州矣晉之氓歲歲輸力給邊邊人不惟不爲之所反嫁禍焉可嘆哉可嘆哉迺甲辰正月山西撫臺澶淵李公以病歸天子若曰冀方毒荼朕心靡寧昨歲雖宴然武不可弛撫臣朕之所倚其慎擇其人以往於是朝議共舉我山東撫臺維揚曾公天子見其名曰是嘗平遼亂者朕知其人遂報曰可山東諸大夫聞之齎咨不寧諸父老聞之涕洟相告真有東人無歸我公無悲我心之意提學副使蒲坂楊博時方至歷下迺謂諸大夫曰公等何以大夫曰自公蒞止持大體敷大信且首以虛心延納爲務故吾儕得以畢力罄愚不忝厥職公今行將如之何博曰頻年敵入山西山東大震公等理戎馬之務日不暇給公今至山西敵氣必奪公等從此得以燕

息受公之賜多矣豈直公等將天下受其賜焉又謂諸父老曰若等何以父老曰我公莅止崇墉掄材練卒蓄餉靡思不到比年以來敵雖憑陵山西我等小人恃有公得以無恐公今行其將疇依博曰今天下之事莫重於邊防邊防之患莫重於山西山西安則山東安山東安則天下安公雖去山東若等猶在公幘幪若等固不知也於是大夫父老咸欣然相慶曰休矣哉聖天子知人之哲也大矣哉我公之克壯其猷也博迺言曰今夫吏於其土者怠若事殘若民民惟恐其去之不速公令長樂則閭閻安業按遼左則大難削平撫山東則列郡寧謐是故閩人戴之而不忿遼人思之而不得東人畱之而不釋晉人望之如大旱之於時雨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公將行大巡莆田鄭

公首歌出車之詩藩臬諸君從而和之公聞之曰諸君之言過矣過矣雖然予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

國朝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朱彝尊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制碑文及銘勒石於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爲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於其歸也拓銘一本贈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十二

之而書其後

榆次縣三唐碑跋

朱彝尊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爲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於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於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於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於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於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爲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史匡翰碑跋

朱彝尊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於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搯搯之尺則更深尺予強令搯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傳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畧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尚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十三

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於鎮詔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宋太宗書庫碑跋

朱彝尊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眞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爲風雨崩剝其半没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迴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

十卷蓋統言之也按史帝既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所謂秘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實之館閣使修羣書以役其心則帝之畱意翰墨特出於權謀秘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亾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上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晉

反金人銘

孫 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十四

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蹠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无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改之

唐

晉祠銘

唐太宗

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分珪錫社實茂德之攸居非親無以隆基非德無以啓化是知公侔分陝奕葉之慶彌

彰道洽畱棠傳芳之跡斯在惟神誕靈周室降德鄴都疏  
派天潢分枝璇極經仁緯義履順居貞揭日月以爲躬麗  
高明之質括滄溟而爲量體宏潤之資德乃民宗望爲國  
範故能協隆鼎祚贊七百之洪基光啓維城開一匡之霸  
業旣而古今革運舟壑潛遷雖地盡三分而餘風未泯世  
移千祀而遺烈猶存元化曠而無名神理幽而靡究故歆  
祠利禱若存若亾濟世匡民如顯如晦臨汾川而降祉構  
仁知以棲神金闕九層鄙蓬萊之已陋玉樓千仞恥崑閬  
之非奇落月低於桂筵流星起於珠樹若夫崇山亘峙巨  
鎮參墟襟帶邊方標臨朔土懸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萬  
尋橫天聳翠霞無機而散錦峰非水而開蓮石鏡流輝孤  
巖宵朗松蘿曳影重豁晝昏碧霧紫煙鬱古今之色元霜  
絳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則和風溽露是生油雲膏雨  
斯起其至仁也則霓裳鶴蓋息焉飛禽走獸依焉其剛節  
也則治亂不改其形寒暑莫移其操其大量也則育萬物  
而不倦資四方而靡窮故以衆美攸歸明祇是宅豈如羅  
浮之島投嶺南遷舞陽之山移基北轉夫以挺秀之質而  
無居常之資故知靈岳以標奇託神威而爲固加以飛泉  
涌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俊之貞操住方圓以  
成像體聖賢之屈伸日注不窮類芳猷之無絕年傾不溢  
同上德之誠盈陰澗懷冰春畱冬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  
非疏勒之可方豈瀑布之能擬至如濁涇清渭歲歲同流  
碧海黃河時時一變夫括地之紀橫天之源不能澤其常  
莫能殊其操信乃茲泉表異帶仙宇而爲珍仰神居之肅

清想徽音其如在是以朱輪華轂接軫於壇衢玉帛豐粢  
連箱於廟闕網緼靈氣仰之而彌高昭晰神光望之而愈  
肅潛通元化不爽於錙銖感應明徵有愈於影響惟賢是  
輔非黍稷之爲馨惟德是依豈筐篚之爲惠昔有隋昏季  
綱紀崩淪四海騰波三光戢耀先皇襲千齡之徽號膺八  
百之先期用竭誠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發跡神祠舉風  
電以長驅籠天池而遐掩一戎大定六合爲家雖膺錄受  
圖彰於天地而克昌洪業實賴神功故知茫茫萬頃必俟  
雲雨之澤嵬嵬五岳必延塵壤之資雖九歲登年由乎播  
種千尋聳日本藉崇基然而不雨不雲則有淡枯之害非  
塵非壤則有傾覆之憂雖立本於自然亦成功而假助豈  
大寶之獨運不資靈福者乎故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

巡往蹟賽洪恩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志若夫照車  
十二連城三五幣帛雲委珍饈山集此乃庸鄙是享恐非  
明神所歆正當竭麗水之金勒芳猷於不朽盡荆山之玉  
鑄美德於無窮召彼雨師宏茲惠澤命斯風伯揚此清塵  
使地祇仰德於金門山靈受化於元闕括九仙而警衛擁  
百神以前驅俾洪威振於六幽令譽光於千載豈若高唐  
之廟空號朝雲陳倉之祠虛傳夜影式刊芳烈乃作銘云  
赫赫宗周明明哲輔誕靈降德承文繼武啓慶畱名剪桐  
頌土逸翮孤映清飈自舉藩屏維寧邦家攸序傳暉竹帛  
降臨汾晉惟德是輔惟賢是順不罰而威不言而信元化  
潛流洪恩遐振沉沉清廟肅肅靈壇松低羽蓋雲掛仙冠  
霧筵霄碧霞帳晨丹戶花冬桂庭芳夏蘭代移神久地古

林殘泉涌湍縈瀉砌分庭非撓可濁非澄自清地斜文直  
澗曲流平翻霞散錦倒日澄明水開一鏡風激千聲既瞻  
清潔載想貞忠濯茲塵穢瑩此心靈猗歟勝地偉哉靈異  
日月有窮英聲不匱天地可極神武靡墜萬代千齡芳猷  
永嗣

漢

冀州箴

楊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表以  
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靡沸  
泫法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改列藩王故治  
不愆亂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唐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十七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  
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  
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  
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  
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  
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  
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  
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  
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

不能以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北周

成王刻桐葉封虞贊

庾信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  
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唐

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贊

并序

呂溫

梁公以武氏篡盜國命如綴翊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  
大恥履大險聳節振美以持世心閑高祖天下於方寸之  
地盜力雖盛莫之敢闕周復爲唐繫公是賴後代昧者頗  
歸功於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客有以李北海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十八

所傳示予者述廬陵王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可  
以不惑敢據憤而讚之詞曰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濡跡應  
變與唐屈伸妖虹橫天鳴牝專農獨立大道指南生人闔  
闢有期命先我時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取日虞淵洗光咸  
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指麾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  
成不知穆若清風巖然宏規凡爲臣者可不度思

宋

狄梁公贊

范仲淹

天地閉孰與闢焉日月蝕孰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  
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又系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  
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

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亾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而獨  
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  
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  
世發靈千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明

趙衰贊 并序

王世貞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  
敦詩書於是使郤縠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  
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  
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疎後  
之郤縠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於較勢專於集  
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十九

於靈族於屠遺燼忽然迄至炤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  
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亾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  
氏亾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亾之趙雖存其非成李意哉愚  
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縠毋論鮑  
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旣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  
也追爲贊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亾人是友旣  
匡亾人以反晉轅曰子餘勛大夫於原惟楚不共侯命擯  
之惟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郤縠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  
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社遑恤其他彼趙與  
郤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爲三三卿爲國雖  
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丞

公

唐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閒凡觀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二十

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旣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輦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輦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琴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其閒日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口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

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盃觴  
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  
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  
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裾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  
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  
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  
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  
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  
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醅醅又飲  
數盃兀然而醉旣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  
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  
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  
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  
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明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二十一

周文端公傳

鄭 曉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  
乙卯貢士初任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寬大詳雅  
修髯長身善論議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  
謚莊懿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  
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官言太子勞公宜跪  
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宏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  
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  
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

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事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不與上說公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

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僱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有數頃詭賜額并得傍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陵卽位起南京戶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揆宜應變剴裁不滯屹然有古

大臣風

諭屬吏文

呂 坤

壬辰六月余召太原所屬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鱉咸若鳥獸魚鱉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爲心爲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爲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夫君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二十三

不堯舜自有當其恥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尹引爲已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見那君民痛癢觸著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我又有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慙慙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的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是看得天下民物與我分毫無千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不忍人的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爲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孃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弔胆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雖強制之不能

雖淡薄之不減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歇手不得此謂行其自然第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惓惓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爲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已愛民修政立事則名譽自彰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爲先奈何不自愛是爲名而爲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已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正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安能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爲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

愛懼擯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虛無向上之志亦不肯邪碌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掩惡要結能爲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之竈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爲身家妻子之圖慙慙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羶附腥競進攘攘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官我爲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赦明神之所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道絕利達之錮習旣成惻隱之真心遂喪失所民物付托何人一人篤恭而無爲百姓日用而不知吾黨泄泄沓沓以苟富貴世道傾頽萬物愁歎將遂任其所終乎倘一深思可爲慟哭天生此身豈爲酒食之囊錦繡之架哉

天生此民豈爲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思可爲大媿本院無能振援罪之魁也諸君子千萬努力

唐

青災肆赦策

白居易

聖王以刑禮爲大要理亂係焉君子以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效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其澆漓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二十五

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制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而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人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

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乎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歟謹對

衣食之源策

白居易

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議也夫田畜蠶績四者之所宜者多土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情無惰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學則隨其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朽者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靡萍於中陵植橘柚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謹對

倉廩之實策

白居易

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爲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窺粗知其本何者夫天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卽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故蓋勤儉儲積  
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愆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  
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烝民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  
壽莫先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  
若升聞率循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  
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糴以卹下若  
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  
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循而行之實百代  
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  
賤者由錢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流通則布帛之價  
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  
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慚大問謹對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二十七

祭烏江十五兄文

白居易

維唐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饌  
之奠敬祭於故烏江縣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書曰非天人人中絕命則冉牛斯疾顏回不  
幸何繆盪之若斯諒聖賢而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  
失其怙幼喪所親房無兄弟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  
人蓋以孤子靡託友愛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  
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信宿之別曷嘗不  
惻然而悲辛矧終天之永訣知後期之無因徒撫膺而隕  
涕諒沉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俦中年集會  
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  
出則聯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優游笑傲怡怡弟兄

雖不敢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逆旅而相逢或歌或酒宴衍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於心孝弟積於躬謂至行之有益必景福之來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祿未過數鍾年又不得四十而歿於道路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況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旒未辨還鄉宣城郭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姪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

宋

晉祠謝雨文

譚 禎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二十八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五月癸丑朔七日己未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譚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茲銜命而出使兮總燕晉之撫綏並并州之故壘兮訪往古之藁祠迺乘傳而修謁兮歷山路之逶迤詢遺跡於父老兮曰禍福惟神之所司屬常暘之稍愆兮渴霖澤之甘祈雖地偏而節晚兮懼南畝之失時念密雲之或布兮久屯膏而未施顧無路以訟風伯兮又力不能鞭夫雷師惟雲朔之初附兮震天聲于遠夷諒非神之陰相兮何以社鼠竊于藩籬迺潛心而默禱兮薄精神上馳達龍香之芬苾兮聳冠佩之陸離步長廊之回環兮考故事於豐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顧林薄之映帶兮發巖岫之

英奇泉出於堂下兮作萬頃之宏陂信靈仙之窟宅兮宜  
廟食之在茲矧歸禾之盛德兮惠故土而不疑曾未逾子  
浹辰兮遂滲漉于靈輦初霖霖而裊塵兮歛簷溜之已垂  
散鬱結爲歡愉兮回清潤于赫曦諒挾才于太澤兮起高  
臥之潛螭何作霖于膚寸兮被遠近而不遺麥酣酣而將  
秀兮淨萬綠之紛披助朱明之長養兮驗豐年之可期惟  
靈鑒察之盛昭兮實大芘于黔黎念何以報貺兮乃諏日  
而灼龜奠葡萄酒之佳釀兮奉蘊藻以薦詞冀明靈之終惠  
兮盛百穀之如茨惟菲薄之是媿兮惟神聽之無私伏惟  
尚饗

王大年哀詞

蘇軾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君

太原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

二十九

居相鄰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郡僚吏  
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  
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  
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畱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  
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  
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  
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爲出  
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畧皆推  
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  
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  
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  
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

葬也作相輓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  
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  
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